

爱的独白

作为 编著

出版社 :西藏人民出版社

书 号 :ISBN 7 - 223 - 129 - 4

版权所有 :烨子工作室

类 别 :爱情 - 通俗读物

出版时间 2004 - 10 - 25

字 数 28 万字

内容提要 :

等待我们现代文明的复仇女神是最终杀人成性的全社会的疯狂。我们的社会只是有部分意识 ,像一名白痴。如果我们不急速打开意识的大门 ,使禁锢我们的空间显得清晰 ,我们通不良的苍穹的湛蓝墙壁就会被鲜血染得通红。

目 录

第一辑 爱情的考验

等待我们现代文明的复仇女神是最终杀人成性的全社会的疯狂。我们的社会只是有部分意识,像一名白痴。如果我们不急速打开意识的大门,使禁锢我们的空间显得清晰,我们通不良的苍穹的湛蓝墙壁就会被鲜血染得通红。

- 女基督山伯爵 中央民族大学/恭子 ()
- 貌美心素泄私怨 中央民族大学/韩吉 ()
- 室友 北京外国语大学/吴苍 ()
- 为人师表 中央民族大学/魏田 ()
- 绿眼睛魔鬼制造的悲剧 中央财经大学/林复 ()
- 世难容 中央民族大学/芊芊 ()
- 无言的爱情 北京师范大学/芊芊 ()
- 爱情的考验 中国工商银行/天算 ()
- 在水一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良良 ()
- 岁月无悔 长都师大/新新 ()

第二辑 独身女的问题

也许是我们今天规范的英雄太少了,也许是今天我们本来的英雄得不到合乎规范的尊重与实惠,于是“世无英雄,逐使竖子成名”。

- 进步还是倒退 长沙铁道学院/刘营 ()
- 叛逆的女强人 北京空间艺术专科学校/成波 ()
- 独身女的问题 湖北大学/贾仁 ()

- 红尘迷惘 湘潭大学/ 陈晓 ()
- 狂风骤雨满红楼 中央民族大学/ 阿华 ()
- 女人 中央民族大学/ 云风 ()
- 枉凝眉 中央民族大学/ 雨静 ()
- 空中芦荻 中央民族大学/ 雪宁 ()

第三辑 那一段时光

给青春装上清澈透明的眼睛,以使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透彻人生;给青春配上睿智机敏的头脑,以使能审时度势,导致抉择,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和竞争。

- 梦醒魂断 中央民族大学/ 维伊 ()
- 那一段时光 中国地质大学/ 凌鹤 ()
- 永远的玫瑰 吉林大学/ 林杉 ()
- 财色两空 中央民族大学/ 炜非 ()
- 情海造孽 中南工业大学/ 马元 ()
- 污秽校园的血 中央民族大学/ 墨人 ()
- 荒唐的杂居恋人 中央民族大学/ 格方 ()
- 回眸往事 中央民族大学/ 加贝 ()
- 超越 中央民族大学/ 加贝 ()
- 青春交响曲 中央民族大学/ 加贝 ()

第四辑 有意无意

有意无意之间,我的渴望飞进长空。细雨蒙蒙的夜晚,多少让人失落在清冷的道旁。

- 有意无意 首都师范大学/张英华 ()
- 我的渴望 首都师范大学/柳小莉 ()
- 细雨蒙蒙 华南师范大学/刘清华 ()
- 和青春握手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刘姿 ()
- 明亮的心灵 重庆大学/刘丽娟 ()
- 再回首 天津大学/刘军宁 ()
- 思考的季节 中国人民大学/李宁宁 ()
- 女大学生之思 北京师范大学/殷兰 ()
- 心灵孤独 中国政法大学/方林 ()

第五辑 迷失的自我

淡然不是冷漠,真正可怕的心冷者是不会淡然的。有意无之间学会豁达,而并非无动于衷。有

意无意间 我拥有我自己……

- 贫困校园 山东大学/王路 ()
- 难挡诱惑 武汉大学/张 ()
- 钱这东西 哈尔滨工业大学/刘广平 ()
-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吉林大学/王发大 ()
- 迷失的自我 天津大学/刘个平 ()
- 新女性的回归 北京广播学院/吉娟 ()
- 自悦 大连理工大学/周承宏 ()
- 活在自己心中 北京大学/越勋 ()

第六辑 随风飘去

理解并不需要改变他人的习惯和态度,但能使你更同情和接受他人。

- 孤岛沉陷 北京化工大学/肖萍 ()
- 象牙塔生的城乡差异 北京外国语大学/林音 ()
- 源#性格的困境 华东师范大学/姚丹 ()
- 真情的求诉 哈尔滨工业大学/王仪 ()
- 真情洒天涯 大连外语学院/杨菁菁 ()
- 随风飘去 北京师范大学/刘燕妮 ()
- 激情三分钟 上海交通大学/杨荣 ()
- 虚浮女子 锦州师范学院/张丽影 ()

第七辑 禁果的味道

付出责任的爱才能免于绝望且带给人永久的安定和快乐,不负责任的爱只会让人一步一步地迈向死亡。

- 禁果的味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黄静霞 ()
- 暗恋 首都师范大学/刘淑华 ()
- 性的困惑 北京大学/卢群 ()
- 失落 同济大学/刘颖慧 ()
- 心归何处 中国人民大学/罗天生 ()
- 适应 中央民族大学/吴忠勇 ()
- 考试 首都师范大学/周华 ()
- 文学的苍白 清华大学/邓磊 ()
- 激情的丧失 南开大学/陆文静 ()

第八辑 狂恋风雨

无尽的陶醉之后常常是深深失望 ,欣喜的狂欢之后更苦闷与孤独。

- 深夜与自己说话 河南大学张林 ()
- 品味孤独 河南大学张林 ()
- 我的第一次情感经历 河南大学张林 ()
- 狂恋风雨 河南大学张林 ()
- 内心的跨越 河南大学张林 ()

第九辑 两个自己 ,两个世界

我们要在善待自己的同时享受自己 ,让内外两个自己各得其所、各行其是。

两个自己 ,其实就是两个世界。

- 两个自己 ,两个世界 中央民族大学/刘焯 ()
- 唉！钱这个东西 中央民族大学/刘焯 ()
- 陪看女——大学生？ 中央民族大学/刘焯 ()
- 那一份没有结果的爱 中央民族大学/刘焯 ()
- 我的文学萌芽期 中央民族大学/刘焯 ()
- 透视大学恋情 中央民族大学/刘焯 ()
- 我自己的挑夫 中央民族大学/刘焯 ()
- 情人 ,该毙 !? 中央民族大学/刘焯 ()
- 悠悠雨中情 中央民族大学/刘焯 ()
- 告诉我 ,那一切都不是真的 中央民族大学/刘焯 ()
- 曾经拥有与天长地久 中央民族大学/刘焯 ()

第十辑 新白卷理论

要正确面对现实,更要正确面对自己,因为自己不仅要适应现实,更要在现实中找到自己,实现自己应有的价值。

- 吃饭 王东洁/同济大学 ()
- 洁癖关 支涛/大连海事大学 ()
- 新白卷理论 刘少先/辽宁大学 ()
- 异国之恋 庄慧/辽宁师大 ()

第十一辑 完美主义

你需要更清楚地了解周围吗?需要更明白怎么做吗?那么这一篇篇美文会告诉你.....

- 完美主义 辽宁大学/杨威 ()
- 多多益善 北京电影学院/刘乐 ()
- 不能承受之重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王宁 ()
- 一切者拥有 上海交通大学/黄华冰 ()
- 一切成功 青岛大学/李军 ()
- 毫无疏漏 西南政法大学/赵利 ()
- 路在何方 河南大学/杨丽娜 ()
- 朝阳之升 南开大学/李星灵 ()

第十二辑 不该产生的恐惧

请以正确的性知识武装自己。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不会让自己的一生有更多的遗憾。

- 不该产生的恐惧 木子/北京大学 ()
- 性化躯体 木子/北京大学 ()
- 时尚手淫 木子/北京大学 ()
- 性幻想 木子/北京大学 ()
- 爱的饥渴 冰花/北京大学 ()
- 占有灵魂 冰花/北京大学 ()

第十三辑 往事如烟

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平凡与浓烈之后 ,欢乐与痛苦之后 ,我才发现 ,前边的路还很长。

- 还我宁静 梁亚婷/延安大学 ()
- 含泪的祝福 陈天明/昆明理工大学 ()
- 牵挂你的人是我 陈天明/昆明理工大学 ()
- 聚散两依偎 陈天明/昆明理工大学 ()
- 平常初恋 及朝辉/都师范大学 ()
- 往事如烟 莫远/娄底师专 ()
- 走出雨季 李美云/中央民族大学 ()
- 只是故事 刘川/北京理工大学 ()

第十四辑 边缘岁月

爱是不能忘记的/痛也是不能忘记的/最真的爱和最深的痛都留在/边缘岁月。

- 十字路口 杜若/中央民族大学 ()
- · 边缘岁月 思茵/湖南大学 ()
- 梦碎仔裤 刘毅/湖北民族学院 ()
- 恨、恨、无奈 冰血/四川大学 ()
- 永远的遗憾 夏雨/四川大学 ()
- 青春别误点 娜娜/中央民族大学 ()
- 吉它恋曲 小俊/中央民族大学 ()
- 琳儿妹妹 木南/西安交通大学 ()

第一辑 爱情的考验

等待我们现代文明的复仇女神是最终杀人成性的全社会的疯狂。我们的社会只是有部分意识,像一名白痴。如果我们不急速打开意识的大门,使禁锢我们的空间显得清晰,我们通不良的苍穹的湛蓝墙壁就会被鲜血染得通红通。

- | | |
|--------------|-------------|
| · 女基督山伯爵 | 中央民族大学/恭子 |
| · 貌美心素泄私怨 | 中央民族大学/韩吉 |
| · 室友 | 北京外国语大学/吴苍 |
| · 为人师表 | 中央民族大学/魏田 |
| · 绿眼睛魔鬼制造的悲剧 | 中央财经大学/林复 |
| · 世难容 | 中央民族大学/芊芊 |
| · 无言的爱情 | 北京师范大学/芊芊 |
| · 爱情的考验 | 中国工商银行/天算 |
| · 在水一方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良良 |
| · 岁月无悔 | 长都师大/新新 |

这充满憎恨的爱情
把我们深深地伤害
像两艘停泊的木船
我们在同一张河床上躺开——
啊,不,让我起来,
彻底地洗净
这种憎恨。

女基督山伯爵

恭子/中央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

恭子,中央民族大学99级物理系学生。喜爱写作、阅读、性格开朗热情。喜欢红色。“感性文字需要理性来整理,理性思维需要感性为牵引”,学习理科但又偏爱文学的恭子如是说。

李健出差回来,发现妻子朱慧英失踪了。焦躁、猜忌、担心……他在不安中四处寻找,但毫无讯息。几天后,一封信寄至他后中,他妻子的信。李健发抖着抽出信纸,上面写着：

“健：

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不在了。我知道你离不开我,我也同样深爱着你。可是,我那不光彩的过去,永远都是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巨大阴影……这一切,都是那个可恶无耻的王峰造成的。为了洗刷这种耻辱、解除这永久的痛苦,我已下手杀死了他！请你原谅我,我们已无法在阳间相守,只愿在阴间相会了……

绝笔人 朱慧英
年×月×日”

李健哭出了声。悔悟、愧疚、痛苦笼罩着他,他黯然回思过去。

朱慧英高中时便已是人人称道的美人胚子,善良、美丽、善解人意,富于同情心……几乎所有女孩子应有的优点都集中到她一人身上。慧英的父母双双到边远山区支教去了,她便和哥嫂住在内H省。那时她正读高三。

温柔美丽的慧英深深吸引了王峰。王峰,慧英哥哥的工友,26岁,长得秀气斯文,平时也颇爱舞文弄墨,小有才气。待他发现慧英后,便刻意地去接近慧英的哥哥。憨直的大哥很快把王峰当成了好朋友。

王峰开始频频到慧英家串门。慧英被他温文尔雅的举止、彬彬有礼的谈吐所迷惑,对他十分敬仰信任,即使哥嫂不在家,也会很热情地招呼他。

这正是王峰所企望的。他籍着文学之名,开始送她一些所谓“先锋派”、“后现代派”的小说,与

她谈自己的恋爱史,谈性解放……单纯的慧英毫不察觉和戒备,只认为王峰的激进与偏执是文学青年固有的艺术家气质。

慧英的单纯给王峰邪恶的野心提供了方便。终于有一天晚上,乘着哥嫂上夜班去了,王峰潜入慧英的房中……慧英拼命挣扎反抗,但终究敌不过强健有力的王峰……

从此以后,王峰便经常要胁慧英,逼她一次又一次地就范。慧英不敢把事情告诉哥嫂,只得默默流泪,忍受着身心的双重煎熬。

为摆脱这种命运,慧英更加发愤地读书。终于,她考上了远离H省的某南方名牌大学。而这时,王峰也因钻营有道,升迁到A市。

摆脱了王峰的纠缠,慧英长舒了口气。但她依旧常常被恶梦惊醒,沉默抑郁。就在这时,李健发现了。

开朗幽默的李健是慧英生活中一道灿烂的阳光,医治了她心灵的创痛。两人迅速融入爱河,随着时光的流逝,两人的感情也愈加深厚稳固。毕业后,他俩已在筹备婚姻大事了。

好盛大的婚礼。慧英挽着英俊高大的李健,脸上绽开了幸福的花朵,红润的肤色更添美丽。然而,正在这时,她看到了那个恶魔——王峰,似笑非笑地站在哥嫂旁边,冷眼瞧她——原来,憨厚而且毫不知情的哥嫂把王峰也请来了……

慧英如附冰窖,在惊恐不安中度过了新婚之夜,欺瞒,还是坦白?慧英矛盾不已。

王峰居然厚颜无耻地乘着李健外出时公然登堂入室。遭到慧英严辞拒绝后,恼羞成怒的王峰扬言要把这一切抖给李健。

慧英另无他路,只得抢先向李健坦白。李健愕然了,想不到自己心爱的妻子,心目中纯洁无瑕的女神,竟有这种不光彩的过去。但他毕竟深爱着她,经过几日缄默的内心冲突后,他告诉慧英原谅他的过失,慧英激动地狂吻着他。

然而李健落下了心病,他的心时刻被阴影所笼罩,一股难言的烦恼时时涌上心头。他变得狂躁自私,越来越没有男子汉的胸襟和气度了。

限制慧英的自由,不许她和男同事往来。

限制慧英的时间,不许早去晚回来一点。

盘问,猜疑,跟踪,借口吵架……

这一切,被温婉的慧英容忍了,她期望李健会回复到过去。谁料李健愈演愈烈,竟多次在公开场合辱骂她是“破鞋”,而李健的亲戚们也对她冷言相向。

终于有一天,李健在争吵之后动手打了她。她绝望了,心寒了。一个复仇的计划同时在心中形成——对,就是王峰!我所有的不幸全是他一手造成的!

乘着李健出差,慧英坐火车直奔H省A市。王峰看到美丽动人的她,喜出望外,又一次邪念顿生。

慧英假意满足了他的要求。然后,乘着他熟睡,她挥刀砍死了他——看到血肉模糊的王峰,她体会到了狂热的复仇的快感……

慧英又乘火车直奔西湖,她要选一块干净的地方了结自己。在路上,她寄出了那封信。

……慧英的极端选择使她成了封建道德的殉葬品。这种悲剧发生在当代大学生身上,不能不令人痛惜与深思,她的悲剧究竟是谁造成的?王峰?李健?还是顽固的封建道德

等待我们现代文明的复仇女神
是最终杀人成性的
全社会的疯狂。
公正明达意味着意识的健全。
我们的社会只是有部分意识,像一名白痴。
如果我们不急速打开意识的所有大门
使禁锢我们的腐烂小空间显得清新,
我们通风不良的苍穹的湛蓝墙壁
就会被鲜血染得通红通红。

貌美心毒泄私怨

韩吉/中央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

韩吉,中央民族大学98级法律系学生。沉默爱思考,学习刻苦,兴趣广泛。偏爱黑色及一切冷色调。“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宽厚的他一直信奉这句格言。

李兰是个奇怪的单身的女人。邻居听说过个美貌的年轻女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但现在她混迹于男人堆里,男友换了一个又一个,而且专挑有妇之夫。邻居对她古怪的脾性十分好奇,闲聊时常把她的琐事拿出来话家常,许多零碎的片段拼凑、整合在一起,终于显露了她走上放纵的轨迹。

李兰自小便是个聪明漂亮的姑娘。从北方某名牌大学毕业后,她只身闯到广州,谋到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公司里一位年轻的部门经理对她日久生情,两人很快结了婚。

婚后两人感情很好,李兰庆幸着自己的好命。两人在事业上互相提携,不久,丈夫因年轻有为而升迁——调到南京去拓展业务。不去吧,浪费了大好机会;去吧,新婚夫妇就要两地相守。通情达理的李兰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

虽然两人分居两地,但爱情不减。李兰每周都争取周末到南京与丈夫相会,丈夫也常在出差的机会“探亲”,两人平日鸿雁传书不断,也频频“电话诉衷肠”。两人幸福和睦的生活令同事们羡慕不已。

但同事中,有一个人羡慕过头,简直是妨忌了。他,就是李兰与丈夫阿俊的顶头上司胡某。胡某早就对李兰的美貌垂涎三尺,一直找机会下手——把阿俊调离于广州便是他动的手脚。一计不成,他又生一计。

他借着自己的权力,不断加重阿俊的工作量。阿俊是个事业心很强的男子,被蒙在鼓里的他对胡某的信任、照顾十分感激。工作愈发废寝忘食。一忙,必然会冷落娇妻、联系日渐稀少。

胡某乘机煽动众人造谣,说阿俊在南京另结新欢、金屋藏娇。众口烁金,时间久了,李兰边怀疑起来了,每次与丈夫见面总免不了盘问、猜忌。阿俊认为自己为家庭辛苦工作却得不到信任理解,十分气恼;李兰认为自己为丈夫的工作作出莫大牺牲却换不回丈夫的坦白忠诚,也非常委屈。两人的矛盾越闹越大,终于亲密的夫妻关系闹僵了。

胡某岂肯放过个难得的机遇。他经常借故在心李兰 找她聊天、谈心 ,开导她 ,陪她游玩、跳舞 ,给她安排轻便的工作。这对处在痛苦之中的李兰是种莫大的籍慰 ,她越来越依赖他了。终于 ,她禁不住诱惑 ,开始和胡某频频约会。

李兰又惊又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她满怀希望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胡某时 ,却听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原来胡某早就结婚了！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李兰又哭又闹 ,终于逼得胡某同意俩人先各自离婚再结婚。

胡某“胜利”地和老婆离婚了。阿俊知道真相后 ,也愤愤地与李兰离了婚。胡某与李兰名正言顺地住在了一起。

但胡某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温柔体贴了。对她呼来唤去 ,像丫头般使唤 ;有时她稍有抱怨 ,胡就变亲昵爱抚为拳脚相加 ;此外 ,胡还常常夜不归宿……

偶尔的机会 ,李兰撞见胡某与前妻在公园里勾肩搭背地幽会。气晕了的李兰冲上去质问胡某 ,遭到胡某前妻的一顿抢问：“你有什么资格？你也不是他的妻子！告诉你 ,他只是玩玩你罢了 ,我们还是会复婚的！”

骗局！李兰感到栽进了胡氏夫妇的陷阱 ,原来他们联手活脱脱地捉弄了她！

她咬着牙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康复后的她似乎“脱胎换骨”了。她常常打扮得妖娆美艳 ,出没于影剧院、歌舞厅、公园等场所 ,主动搭讪结交朋友。她专门挑那些有妇之夫为猎物 ,先迷得他们头晕脑转 ,抛妻弃子 ;尔后 ,她刻意把事情泄露给对方妻子 ,使别人夫妻裂缝加大 ;当有的男人被她哄得不惜离婚来向她求爱时 ,她却翻脸不认帐 ,把那人一脚踢开 ,再另觅新欢……她同时游戏于几个男人之间 ,骗取他们的痴心 ,践踏他们的感情 ,从几个男人的争风吃醋中获得极大的满足……

是的 ,她在报复——当他遭受胡氏夫妇的欺骗与玩弄后 ,她对所有的男人都充满了憎恶 ,费尽心机去破坏他们的婚姻。

可笑的是 ,胡某竟又一次迷上了她。今非昔比 ,李兰如法炮制 ,把胡某玩弄得团团转。她一手控制着胡某 ,一手操纵着他的前妻 ,直到胡某被公司扫地出门 ,开除公职。

但李兰的心理已完全失衡了 ,她无法停止自己奇特的报复行动 ,玩弄别人乐此不疲。此时 ,再也找不到她过去单纯痴情的影子了……

邻居们的谈话结束了。大家闷不作声 ,不知是为她惋惜还是对她表示蔑视……

黄爱把自己称为最为最后的诗人 因为这是缺乏诗意的时代。
幸福往往是悲剧的序幕 这无疑具有真理性。

室友

吴奈/北京外国语大学

作者简介：

吴奈 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系。性格沉稳内向,不苟言笑,但极会理解、关心人。

格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喜欢的颜色:白色、黑色、黄色。

135 宿舍有八张床,我住上铺,茜住我下铺。我是山东人,茜是陕西人,其余六位是清一色的河南人。北方老友,曾是茜对我的昵称——它是茜施行统一战线的手段之一。

茜是历史系 94 级最有争议的才女之一。直到现在,同学们对她的评价还是褒贬参半。他们普遍认为:有才无德,但我却不这样以为。茜天生是学历史的料。进大学的第一个八月十五晚上,我们同坐在草地上看月亮想家乡,她随口道:“一千年前的苏轼是不是也曾这样地含情脉脉地望月亮?拿破仑再凶也有望月思乡的情怀吧?”茜的文笔也极好,从小学时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到现在听说已有几十万字了。她的文章总受到人们的青睐。班上的男生在提及茜时,声调和眼神总是怪怪的。对此,茜颇得意。茜爱把自己称为最后的诗人,因为这是缺乏诗意的时代,茜说。

茜和我是老“铁”。比如每晚的“星星夜谈会”上,茜一个劲儿地对河南人指手划脚,对“中原之国”指手划脚,几个小时以后,往往引起大家大讨伐。每当此时,茜总是大叫着向我寻求“火力支援”,我呢,作为“铁”姐儿,自然义不容辞,舍命相救。对此,茜对我颇为感激。

那时候,我不认为陕西是什么“中原之国”,充其量不过略沾点边而已。仅仅一年后,茜离我们而去。没想到,今天“中原老友”成了我怀念茜的依据。

刚进大一,懵懵懂懂中,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感觉。

有一天,茜告诉我:“倩,我恋爱了。”我认为她在跟我开玩笑。因为她总是指着素昧平生的英俊小伙子,对我说:“那是我男朋友。”并在无数次的对方惊讶白眼中远逃。没想到,这次是真的,对象是中文系的男生,高高大大的,满脸英气。我常常见茜和男友牵着手在校园里漫步。每当这时茜的脸上总是漾着幸福的笑,让人看了眼红。自此,茜的诗情不断。茜学会了整夜在浴洗室狂吼《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甚至自命为郭富城第二。那段日子,我和茜合写了我们的第一本散文集《爱情天使》。我们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出版社。结局是在一个秋雨连绵的黄昏,我们在旷野中烧伤了我们第一个纯真的梦。“自己有钱就不愁了,是吗?”茜问我。

恋爱中的茜是幸福的。幸福往往是悲剧的序幕,这无疑具有真理的。一天夜里十二点,茜哭得眼睛红红地回来:“我完了,倩。”她在政治考试中涉嫌作弊被教务处抓住了。我想茜是不作弊的,她向来不在乎考试。她下午背诵时塞在口袋的纸条在掏表看时面时滑落,监考老师刚好发现。我知道,老友肯定玩完了,要知道,我们学校考试严格在北京五十所高校中是出了名的重修考试中抓典型,杀鸡吓猴,是老师们的拿手好戏。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公告栏宣布了茜的“死刑”,勒令退

学。

老友被限期离开学校。本来她还是有机会的,学校对被勒令退学的学生有“赐全尸”的优惠:交一万块钱,试读,吊销学位,但允许毕业。茜在学工部呆呆地坐了三个小时,一直沉默不语。后来她说,她家里没钱。后来我才知道,她的母亲在她很小时就去世了,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常年患病的老父亲。茜决定回去补习,以图东山再起。

最后几天,茜一直沉默不语。同宿舍的其他舍友,总是提心吊胆,我们义不容辞地担负着保护茜的重任,以确保她平安出校。历史系的同学平静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这也难怪,茜本来就是“颇有争议”的人物,是非功过,莫衷一是。但我知道茜不会去寻死,我了解她。

老友茜在元旦那天去和那位高高大大的男友话别。是夜,我们站在阳台上和全校热血青年一道一起迎接新的一年的。茜冲男生楼大声地唱歌,每一首都送给男友的,我陪她唱到了第二天3点。老友于6:30启程返回了她的老家。她坚持不要我去车站,她说,她受不了。她说她很冤枉。“我走了,世界上最后的诗他就不存在了。”她带着伤感的调子对我说。

一年以后,茜给我的来信中说,她考上了厦门大学。

茜在信中说,她走上了正道,对文学有了新看法。她还说她又恋爱了。照片上,她幸福地偎依在一个浓眉大眼的男孩怀里,男孩裂着嘴,微笑着,和中文系的那位高高大大、满脸英气的男孩挺相象。但是茜的来信几乎已找不到茜昔日笔下泣鬼神的灵气。

我有点悲哀,但不知为何为悲哀。

我有点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似乎已缺少了点什么,它总是那么神秘,让我欲罢不能,欲弃不忍。但我我又说不出它到底是什么。

许是一片虚无?也许是,也许不是,对此我已无力做出正确的回答。

心里隐隐地有种郁闷的感觉。啊,茜,我多愿寻回昔日的你。但往日已成历史,时间不会倒流。现在我上大四,不再热血沸腾,有的是一份冷静和冷静下的成熟。

我在中文系四年,学生素质咋样咱们姑且不论,但教授们的授课水准却是呱呱的,其中人才是大众,天才为数不少,怪才也大有人在。

为人师表

魏田/中央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

魏田,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学生,性格活泼开朗,善于交际,惠外秀中,特别喜爱文学。

格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喜欢的颜色:红色、绿色、紫色。

我们学校中文系向来以全国重点大学的名牌自居——虽然学生学习热情不是太高,毕业出路不是太宽,可系领导都有些孤芳自赏。我在中文系四年,学生素质咋样咱们姑且不论,但教授们的授课水准却是顶呱呱的,其中人才是大众,天才为数不少,怪才也大有人在。为人师表者,其趣闻轶事也颇值得咀嚼一番的。

(一)八百里地一棵苗——记“一米先生”来教授。

“一米先生”是来教授对自己的谑称,以后不知怎的就在学校里广为传播开来,甚至课堂上亦有学生当面呼之曰:“一米先生,这个问题我还没听明白,请您再讲一下好吗?”“一米先生”面不改色地点头微笑道:“老夫遵命……”弄得全班皆为之瞠目结舌。

“一米先生”今年61岁,照说早过了退休年龄。但他说这是领导出于“废物的再利用”的考虑,于是创造条件让他再为社会做点贡献。

“一米先生”个子实在不敢恭维,即使把班里最矮的女生牵出来与他并非,都要给比下去半个脑袋。但对此“一米先生”毫不在意,反而开玩笑说自己是被智慧压得长不高了。

“一米先生”是一个书籍收藏家,家里三个大书架全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大部头,在中文的,有外文的,有古代的,有当代的,有武侠,有言情……林林总总,举不胜举。“一米先生”极爱书,据说他曾在书架上贴了个条幅:“书如吾妻,恕不外借。”令欲借者汗颜而回,这不失为一保书护书的佳法。

“一米先生”不太注重打扮,穿着比较随便,且时常给人一种不修边幅的感觉。我常常见他上身穿西服,结着闪闪发光的领带,下身却穿一件牛仔裤,脚踏大头鞋。据一位老兄说,一次老师兴起一抬脚,居然发现他一只脚穿白袜,而另一只脚却穿黑袜!

我们一直以为“一米先生”学术有专攻,不会庞杂,没想到他还精通考证学。有一次,竟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一时间国内外文坛群起而攻之!“一米先生”对此采取“冷处理”,把各种难与攻击都搁置起来,照常上课,搞研究,令人不得不佩服老先生的大度。

“一米先生”是个足球迷,但评球方式却与众不同。某日课堂上提及中国输给了巴西队的事情,沉吟半晌后恍然大悟似地说:“中国人踢球不好是因为老祖宗鸦片烟抽得太多了。”全班哄堂大笑。

有一次,“一米先生”给隔壁班上上课。我曾慕名前往。“一米先生”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讲得眉飞色舞,才思之敏捷令人叹为观止。几位同学曾拿着作品向“一米先生”请教写作之秘诀,“一米

先生“看罢作品，不置可否，曰：‘文学作品，不是学就能学出来的，关键是自己下工夫。’没想到；‘一米先生’给我们讲课时已改用了夹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地方方言。系里有位老先生怒喝：‘方言是一种文化情结，推门普通话侵犯人权。’‘一米先生’让方言给毁了。他讲方言时三分之一的人听不懂，而他讲普通话时却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听不懂！这位‘一米先生’讲到关键处总爱停顿一下，而且好词佳句往往无人听懂，真有点‘对牛弹琴’的味道了吧？几个月下来，全体同学联名上书要求‘一米先生’抓紧突击，攻破普通话关。这个‘一米先生’，丝毫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后来上课的时间越来越少，去了的，也只是在半睡半醒之间优哉游哉！此情此景，不知‘体面’的‘一米先生’会作何感想！开卷考试那天，人们像从地底里冒出来的一般，人一下子全齐了——‘一米先生’从不抓人。那天我见‘一米先生’不停地嘴中念念有词，左手一下一下地点着——原来他在清点人数，并且还是那副落魄的样子，弄得我们翻书也提不起精神来。

（二）目中无人”的李先生。

从没有见过比李先生更“狂”的人。上课常常“大呼小叫”不说，而常常“口吐狂言”，说两千年前的孔老二也不过如此，带着众弟子周游列国，“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与李先生自己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名师出高徒。在这个“狂妄”的李先生的教导下，我们班一个个学生也确实“狂得可以”。我们班最是不怕权威的一群，且常常在大报小报上发难。李先生每每见了这些文章总是非常高兴，因为他的学生居然也这么狂妄——“有其师必有其徒”嘛，李先生如是说。

李先生的爱人是演电影的。这在门户之见极深的中文系却是个悲剧：电影是边缘学科，依“同化”、“异化”的逻辑来说，李先生也沾有一点“边缘气”。但李先生从不承认自己是边缘人。李先生早年下过乡，插过队，当过知青，硕士学位攻读的是经济学，后来又电视台当了四年的主持人。因为不安于现状，后来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又自愿来到我们系，从此与我们“打成一片”。许多“五星”级的名星，导演，常被李先生批得体无完肤。比如：“那家伙，当时考试老是往我卷上瞅。”“那哥们儿考试后老爱哭鼻子。”“那姐们儿三番五次给我写情书。”“我们也乐得听些明星隐私，遂听之任之，可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李先生的课讲得很好，这是大家公认的，就连他在全校开得公共课，也是堂堂爆满，座无虚席，有时甚至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其盛况由此可见一斑。李先生上课有三个原则：一、学生就是上帝；二、学生说的永远正确；三、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任何枯燥乏味的东西在他嘴里总能说得娓娓动听，天花乱坠。当然，听得最入神的，是前排那几位小女生。不时地，她们还会提些让男生们大倒胃口的幼稚可笑的问题，而此时正是李先生神采飞扬之际。

李先生人长得挺帅气，还可能是他之所以“狂妄”的另一原因——人家有“资本”，底子硬嘛。当然女同学最欣赏的还是李先生的女尊男卑论。每当李先生侃侃而谈男男女女，下面总是笑倒一片：女的扬眉吐气，男的略显尴尬。

（三）石先生——麦田的最后守望者。

石先生个子不高，背微驼，五十来岁，戴一副眼镜，镜片上一圈圈的。石先生上课不怎么看人，一双眼睛老爱盯着天花板上，讲到精彩之处，唾沫星子横飞，落下来，如天女散花一般，那情场煞是壮观，但不幸的是这些“花”都在石先生的眼镜上着陆了。刚开始我还以为石先生有点目中无人，以后才知道我错怪了石先生：石先生原来是挺害羞的人，以致竟不敢与学生对视。某次某女生上课坐在前排，专心致志，眼光跟着先生走，先生不经意中两眼相向，恰巧与女生四目相对。该女生后来说她在石先生眼中看到了隐隐的怯意，并且随后身子微微一阵，即之以白眼，呜呼哀哉。这一事实在后来得到了验证。有一阵子，我老往系上跑，因此经常碰他。有老几次，我见他迎面走来，

刚想整整衣衫与他打个招呼，哪知他突然 90°转弯，面壁而立，等到我们走后才递向 90°转身，大踏步离去。我们几次想和他打招呼，均无机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招呼是在办公楼前，当时他正在取信。我彬彬有礼地叫了声：石先生！呜呼，他一面点头作为回答，一面却转身几乎是小跑地向办公室冲去，留下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石先生是校里最耐得住寂寞的人，而且我们一致公认——他是最有才情的。现在，每当我想起学术，我总会想起石先生。石先生，你是在喧嚣中寻求一种宁静么？他那伏案读书时庄重肃穆的神情，是我在骚动的校园中见到的最感人的一幕。

又看见石先生在给我们讲课了。头昂得高高的，表情极为专注，只是两眼仍是紧盯着天花板。但现在听来却是一种无上的享受，有金石珠玉碰撞之余韵……